

双剑一点仇



金庸名著

(上).....

西安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阴凄凄的夜。

正当武林盟会举行易主大选在即，几声凄恻人魂魄的惨嚎在荒山野岭曳空而起，候选高手相继成遭杀戮，连番血案，平静的武林杀机四伏，又沉入血腥浩劫之中……

风流俊彦郭群潇洒倜傥，身怀绝世武功，与绝超赌技，为柳邪除暴，他循迹堪查，闯魔窟、入死谷，巧妙周旋、历经险境，处处惊魂；他聪慧刁钻、狂赌，挥金如土，施万金扶贫济穷，颇受武林同道赞誉；他英俊洒脱，善解风月，挑起六次内战，留下一件件骇闻趣事……，使得诸多倩女，娇娃，为他春潮涌动，欲焰勃燃，袒露玉肌，尽展媚态，浪蝶追蜂，那一片片爱火柔情，终于融化了他的情弦，于是一个个使他又欢乐，又悲伤，使之血脉贲张的情天孽缘接踵而来……。

本书悬念迭生，情节动人，共十卷，读来荡气迴肠，不忍释卷！

目 录

- 一回：血染武林起腥风 少侠定计觅迷踪 1
- 二回：温泉香沐春乍露 花俏为赌巧成拙 22
- 三回：擒凶犯初展神功 惩恶贼差错阴阳 35
- 四回：姊妹双花为情扰 赌得芳妹绝色娇 62
- 五回：小赌王面授春机 诛双凶血案迷离 87
- 六回：蒙面人魑魅现形 俏女侠奇行玄功 106
- 七回：生死作赌缘虽浅 妹救朗君意尤深 140
- 八回：窃得春色嘘浪女 引来妒焰火烧情郎 165
- 九回：匿师门剑创三雄 卧底龙未尝藏奸 193
- 第十回：毛刀金毒伤荡女 豪赌陈酿醉郎兄 209
- 第十一回：投怀暖催春意 不尽情心醉勘摇 223
- 第十二回：风流绝赌郎心碎 芳姿魂销侠女情 238
- 第十三回：少年情痴为情博 怪象丛生半栖香 256
- 第十四回：三凤求凰难择偶 人为情扰易断魂 273

- 第十五回：娇娃风月情脉脉 赌侠曲意慰春霄 ……
- 第十六回：觅知己莺侍燕侣 为潘郎侠女情仇 ……
- 第十七回：雌花久旱求甘露 穷形易木赴高唐 ……
- 第十八回：自古多情空余恨 遣香弄玉乃成灾 ……
- 第十九回：忍辱苟合心叵测 泉雄初会讳莫深 ……
- 第二十回：紫檀郎香火因缘 查暗疾如获至宝 ……
- 第二十一回：爰别离苦脱险境 腾蛟起凤神鬼惊 ……
- 第二十二回：魂飞巫山未觉晓 雄凤荡开旧时情 ……
- 第二十三回：三春争妍起狂澜 多情少年空牵念 ……
- 第二十四回：争盟主英雄赌命 诛恶势侠士神威 ……
- 第二十五回：龙虎相博惊天地 鹰腾鸷视不老仙 ……
- 第二十六回：血案凶主漏踪迹 会主诡秘掩杀机 ……
- 第二十七回：凶魔肆虐舞鬼篆 为参绝艺访高师 ……
- 第二十八回：东渡羸洲结奇缘 扶桑姹女搓脂情 ……
- 第二十九回：悟鬼篆方知其妙 惊武林骇世神功 ……
- 第三十回：争霸主武夫下棘手 讨血债侠士诛奸雄 ……

血染武林起腥风 少侠定计觅迷踪

小郭敞着上衣，结实的胸脯裸露着，中间还有一行黑毛，只是仅有半寸不到光景。

因为他只有十六岁半，真正是乳臭未干。

但是，他左手提了个红瓷小罐，边走边灌着酒。也许是酒太名贵，老远就可以嗅到阵阵酒香。

因而还没有到毛老爹的板屋门前，毛老爹就探出头来，手中有个大海碗，碗中有三枚骰子。

毛老爹和小郭挺谈得来，也许是因为毛老爹也嗜好杯中物，人虽穷，非名酒佳酿不喝，两人就对了脾胃。

一个专门为人磨刀磨剑的老人，收入不固定，有时生意好，撑个半死，而生意清淡，可能又饿得发昏。

但毛老爹似乎很看得开，把财货看得很淡。

“小郭，我们相距至少还有十五步，我敢说那是陕西的凤翔酒，要是老夫猜错了，你就不必敬老尊贤。”

小郭把酒罐飞了过来，毛老爹接在手心上。

他接酒的手法高明，酒罐缓缓落下，好象他掌心有棉花似的。

毛老爹五十左右，鼻头像个熟透的草莓。

另外的特征是眼睛细小，看来像未睡醒。但凝视时却又炯炯有神，像要看到人的心底似的。

老爹的屋子只有三间，一间是他的女儿毛小珠的闺房，一间是工作室，只一间就是毛老爹的卧室了。

此刻毛小珠先端上了茶，然后又为老爹切了一盘卤菜。

毛小珠一直很注意小郭，但自小郭进入此屋，就没有看小

珠一眼。

所以在她送上茶时，故意把茶溢出，溅在小郭的手上。

小郭一缩手叫了一声，毛老爹道：“小珠，小心点！”

毛小珠头一仰，道：“谁叫他不理我？”

小郭道：“你还是个毛孩子，才十四岁……”

毛老爹道：“不是十四，十五罗！”

小郭道：“十五也是个孩子。”

那知毛小珠道：“现在一嫁人，我就能生孩子。”

小郭有点惊愕，居然这么大胆，一般的少女是不敢说这话的。

毛老爹也许是被名酒迷住，好象没有听到。停了一会，毛老爹道：“小郭，我不能白喝你的酒，我教你一手。”

“教什么？我可不作磨刀磨剑这一行。”

“当然不是教那个。”他一边喝酒，一边抓起海碗中的骰子。

“教我掷骰子？”

“怎么样？”

“我也会一点！”

“好，你掷给我看。”

小郭一掷，就是个九点，再掷也是，三掷仍是九点。

毛老爹道：“有点基础了，在大场面上还不成。”

“什么叫大场面？”

“在赌坊中遇上‘郎中’之类人物的场面。”

小郭道：“老爹必是此中能手了？”

毛老爹笑笑，道：“学无止境，谁敢说是此中能手？”

“老爹能不能露两手？”

“你要几点？”

“我要几点老爹就能掷几露？”

毛老爹点头，小郭道：“八点！”

老爹仰脖灌酒时，左手在海碗中抓起三枚骰子随便一掷。

果然是八点，这当然也难不倒小郭。

只不过小郭以前只知道毛老爹以魔刀剑维生，不知他颇擅此道：“但他仍然不信，因为‘郎中’似不必如此清苦。

“九点！”

毛老爹仍然不看，抓起就掷，果然又是九点。

连试五六次，每次都一点不多也不少。

“老爹，想不到您还有这么两下子，不过……”话没说完，毛老爹又掷出了骰子，妙在是他不看骰子，仍在灌酒。

三枚骰子沿着海碗边沿转动，这一手就非比等闲。

因为再往上一一点，就会滚出碗外，再往下一点，就不是真功夫了。

先是两枚滚到碗底，停止不动，最后一枚先是叠在两枚之上呈“品”字形，但本已静止，却又翻下来，成为“豹子”。

小郭十分惊奇，道：“老爹，这一手很妙。”

毛老爹笑笑，又抓起三枚骰子往碗中一丢，这一次丢得稍稍用力一点，只闻“叭”的一声，互相撞击而弹出。

三枚骰子分三个不同的方向射出碗外，在壁上一弹已反射回来，不远不近，都再落入大海碗之中。

小郭正要叫“好”，那知这花稍还没响完。

其中两枚叠起，另一枚绕着这两枚转了七八匝停下。

而且在停下时撞了两枚上面一枚一下，立即落下来。

小郭叫了起来，道：“又是‘豹子’！”

小郭是个富家子，父亲是读书人，朝中有人，还背了个员外，在地面上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却对这个儿子伤透了脑筋，也丢尽了面子。

那是因为小郭吃喝嫖赌样样都来。

毛老爹道：“这两手有资格教你吧？”

“当然，当然！可是我想不通，老爹有此神乎其技的赌术，竟然过得如此清苦潦倒，就真有点……。”

“不信？”

“不是不信，而是为你不甘。”

“错了，玩玩可以，你可听人家说过，有人以赌致富的吗？”

“老爹，如果你去作，就能达到致富的目的。”

毛老爹摇摇头，事后他把几乎绝技传了小郭。然后上床睡觉，他一喝酒就想梦周公。

所以小郭辞出，毛小珠送到门外，道：“小郭，我爹可不拿你当外人看待，要不，也不会把最奇妙的赌技传给你，你知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

小郭指指自己的脑袋，道：“对不起，我的脑子不太管用！”

毛小珠双手叉腰道：“你不懂，我可以告诉你。”

小郭道：“我正在洗耳恭听。”

毛小珠道：“他要你娶我！”

小郭连连摆手道：“你千万别嫁我，不然的话，保证挨饿有份，如果你愿意玩玩不当真的话……”

小郭逃，毛小珠追。

也许他以为比较功应该比她高明些吧！哪知就连这方面也不见得差些，因为毛小珠不久就追上了他。

小郭回头接招，隐隐觉得攻势十分凌厉。但没有想到，她忽然收回粉拳，掉头而去。

小郭茫然，他虽年轻，但因聪明，知道的事不少，但他却无法了解这个女人，因而对毛老爹这个人也莫测高深了。

一张用鲜红血渍写“谁敢碰我”四字的纸笺蒙在死者的脸上，由僵在死者脸上的惊骇神态看来，不是凶手的身手太高，必是凶手的身分令人震惊？

死者是武林白道高手“舞鹤”云中豪。

绰号“舞鹤”，暗示其轻功之高，少有其匹。

这也是武林中近来继另一高手“大悲手”商鸿之后第二位罹难者。

两位高手之死，与现场上的景象完全一样。

现场上也都留下了“谁敢碰我”的血笺，等于警告武林同

道：“最好少管闲事。反之，死者即为榜样。

此刻，捕头梁人杰正在十分仔细的检验云中豪的遗体。

这遗体上有两道极深的创痕，可能是刀创，也可能是剑伤。

这两道创伤，可能是先划中了右后腰，在死者转身之下，另一剑其疾逾电，正好扫中了迎上来的左前腰，应该是一个刀、剑术高绝的人物，且必是谋定而来。

此刻，小郭也在现场，他的父亲郭员外和县太爷很熟，小郭和梁捕头更熟，遇上与武林有关的凶案，小郭一定会到现场看看的。

梁人杰虽和小郭很熟，对他的一切却并不太了解。

这工夫，云家大宅来了一个三十多岁，颇为英俊，但略显轻浮的青年人，正要进入大门，被梁部下拦住。

来人面色一沉，道：“这是干啥？”

梁的部下抱拳道：“云宅发生了血案，梁捕头交代，不是县里当差的人，一律不准入内！”

“你少来！”这人眼一瞪，手握刀柄道：“试问郭群那小子也是县里当差的吗？他为什么可以进去？”

“郭公子虽不是差人，却是……”

“他是县太爷友人的儿子是不是？这理由够吗？”这人道：“不是差人就该出来，他不出来，我也可以进去看看。”

这捕快为之语塞，道：“请问尊驾是……。”

这汉子指指背上，名贵鳄鱼皮鞘大刀道：“听说过葛七刀吗？”

这捕快微震，此人刀法颇有名气，也稍有侠名。

如果让此人进去看看，似也不会被捕头责骂，他伸手一让，道：“请进！”

那知这人刚进入大门，后面一人也迈进一步。

这人居然是一个二十五、六岁，颇有几分姿色的女郎。

这捕快急忙一拦，而女郎顺手一拔，捕快被拔了个跟兜。

“你……你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女郎冷笑道：“我正要问你，为何出手伤人？”

捕快道：“吃亏的是我，怎说我出手伤人？”

女郎道：“这个人都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

捕快还没出声，前面的葛四海厉声道：“大爷碍着你哩！”

女郎道：“有人说你是白道中的黑道人物。”

葛四海面色一变，道：“请问你花带雨是黑道还是白道人物？请问，自你十七岁出道，有多少男友了？”

花带雨以“浪拳”之名蜚声武林，顾名思义，拳、剑法高超，大概人也很浪漫，人以剑名，剑以人显。

剑法好，人也有几分姿色，哪会不跋扈？“呛”地一声，拔剑就刺。

她的剑和葛四海的刀差不多，都非凡品。

两人的刀、剑吞口上都有一只鸳鸯，不知是不是巧合？

有此巧合，二人见了面却连情面也不讲，真叫人想不通。

花带雨这一剑虽是刺出，行家一看便知，刺后可改为挑及扫、格，变化多端，似乎为了几句粗话，就要葛四海的命。

葛四海在闪避中长刀出鞘，反攻一刀。

刀芒似雪山崩陷，刀法绵密有如栉比的鳞片，无隙可击。

刀法绵密，剑法犀利诡奇，各有所长。

看来百十招内分不出胜负，几个捕快在旁观，包括郭群在内。

两人刀来剑去，似乎专攻对方的要害，像有深仇大恨一样。

又打了十来招，忽然有人大声道：“两位请住手！”

两人收势各退了三大步望去，来人是捕快梁人杰。

此人四十左右，方面阔口，抱拳道：“两位也都是武林知名人士，为何在苦主门前惹是生非？”

花带雨一指葛四海，狠声道：“你问此贼！”

“花带雨！”葛四海厉击道：“你刚才叫我什么来？”

“贼！还有什么比这个字对你更恰当的？”

“如果葛某是贼，你就是婊子，而且是七八流货色。”

厉叱声中，花带雨身剑合一攻上，葛四海不闪不避抡刀迎上。

两人出招之狠之毒，观者无不皱眉，于是看热闹的越来越多。

这工夫，苦主的老父连连含泪打恭作揖，道：“各位武林先进、朋友、犬子惨死，全家悲痛欲绝，两位在此动武，存者均感不安，莫非是犬子生前开罪了两位？”

梁人杰冷冷地道：“两位听到了没有？如果听到了仍要打下去，两位刚才骂对方的话就……”

下文不必说出，人人都能记得，一个是贼，一个是八流婊子。

这工夫，两人接击了三刀剑，各自退了两步。

花带雨道：“暂时饶了你这个贼！”

葛四海反唇相讥，道：“和妓女动手，胜之不武。”

二人又要动手，梁人杰双臂一张拦住。

葛四海向地上吐了一口痰，花带雨抡剑要刺，梁人杰急忙阻止，道：“再打下去就不象话了，请问二位和云府沾亲或带故？”

葛四海道：“在下和云中豪生前有过往还。”

花带雨道：“我虽和云大侠不相识，但我不信，以云大侠的功力和身手，武林中谁能杀了他？”

葛四海道：“我只是想看看剑痕，研究一下是谁干的？”

梁人杰道：“本来外人不能随便观看，下不为例，二位随我来吧！”

在云家的大厅中，梁人杰揭开了停尸床上尸体上的被单，回头望着葛、花二人，道：“二位请看！”

葛四海打量死者右后腰的剑伤。

花带雨第一眼就去看死者左前腰上的伤。

郭群也在一边观看。

梁人杰觉得这二人很无聊，不屑多看他们一眼。

只不过郭群则不则，他的想法稍有差别。

梁人杰头大，感到棘手的原因是，这是武林第二宗重大命案。第一个是“大悲手”商鸿，也是右后腰和左前腰中剑。

显然是死于一人之手，况且现场上也都有一张血笺。

由于现场上都有过打斗迹象，相信这是一个特级杀手。

这个狠毒而神秘的杀手是谁？无人知道。

“大悲手”商鸿和“舞鹤”云中豪的死，造成了武林高手之间的震撼，似乎二流以下的人物高枕无忧。

“群玉坊”是这大镇上的两大勾栏院之一。

红窑姐燕燕远近驰名，百里内真是无人不知。

今天傍晚，“群玉坊”来了一位中年豪客，一出手就赏了龟奴五十两。

到这儿来摆阔的大爷很多，一见面就赏这么多可真是少见。

“爷……”龟奴哈着腰道：“您过去没有来过吧？要不要小的为您挑选一位红姑娘？”

中年汉子道：“就是上官……”

这时忽然有人抢着道：“上官燕燕我订了。”

龟奴很为难，这中年汉子先说出“上官”二字，这个二十不到的少年人却抢着说出上官燕燕的全名来。

“上官”二字自然是指红窑姐上官燕燕了。

而“燕燕”二字不用问也是指她，因为没有第二个红窑姐叫燕燕。

到底算谁点先？

龟奴看在五十两银子份上，道：“是这位爷先叫官姑娘的。”

少年人道：“是不是我先说出‘燕燕’的名字？姓上官的很多，叫燕燕的却只有一个。”

中年汉子浓眉一挑，道：“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少年人眯着眼打量一下，道：“你是……”

“‘飞狐’颜斌就是区区！”

少年人偏头想了一下，看看身边的“小天星”蓝玉，他也摇摇头。

少年人道：“蓝玉，打听打听，武林中是否有这号人物？”

蓝玉低声道：“长辈，‘老神童’的招牌似乎不可招摇，我看就把‘燕燕’让给他算了。”虽是小声，颜斌却听到了。

年轻人手一挥，道：“去去，少管我的闲事！”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一挥，“小天星”蓝玉居然“蹬蹬蹬”连退了三大步，才拿稳了柁步。神色十分尴尬，却无不敬之色。

似乎更强调了少年人的超然身份。

“飞狐”颜斌不由心头一凛，“小天星”蓝玉和他齐名，而这小子随便挥挥手，就能把他震退三大步，这小子什么来路？

更摸不透的是，蓝玉居然叫他为“长辈”。

不要说这少年人还是蓝玉的长辈，就算一个蓝玉也够他调理的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急忙找台阶下台，悻悻离去。

龟奴又对少年人展开了谄媚的笑，道：“既然那位颜爷退让，奴才就为少爷去问问看，燕燕姑娘有没有客人？”

哪知少年人道：“爷们并不是对这窑姐有什么胃口，况且越是红窑姐，越是可能有‘唐疮’（即今日之梅毒）！”

“这……”龟奴以为这小子是在有意侮辱燕燕姑娘。

事实上的确如此，并不是说红姑娘就没花柳病，也不能说有钱的人就没有那种病，也许越有钱也越会有。

因为有钱的人才会有资本去花街柳巷。

常去那些地方，感染那种病的机会当然多。

蓝玉丢下一两银子，算是打赏，二人扬长而去，龟奴在背后吐了口唾沫，道：“真他娘的莫名其妙，有钱的大爷被你们气走，你们却又打了退堂鼓。”

此刻，“飞狐”颜斌在“杏花春”酒楼上。

他和一个带刀的青年人私语，他居然就是葛四海。

颜斌说了刚才在“群玉坊”所见到的一切。

“你猜他是谁？”葛四海道：“他就是定远县令的好友，地方上的名人郭员外的宝贝儿子郭群，才十六岁。”

颜斌一愣，呐呐道：“是他？可是这儿并不是定远县的辖区。”

葛四海道：“是又如何？只是蓝玉那句话我有点怀疑。”

“飞狐”颜斌道：“是不是‘老神童’的招牌不可招摇那句话？”

“不错，这‘老神童’会不会是……”

颜斌似乎想起一人，陡然一惊，呐呐道：“莫非葛大侠是指那位神话中的人物‘不老仙’钟离非？”

葛四海未出一声，似乎陷入深思。

谁的门下能在不经意的一挥手之下，把蓝玉震退三大步？若非那小子身份特殊，蓝玉岂能纡尊降贵地称他为“长辈”？

颜斌比葛四海当然又矮了一大截子。

在武林中，有时完全以技艺定身分。当然，有时却又能以其人在武林中的侠义行为来作评价。

比喻说，某人义薄云天，自能博得同道的一致敬仰。

只不过要在武林中屹立不变，使人敬畏有加，武功不高也不成。

此刻小郭和林小玲躺在一片草原上的草中。

他们的年纪相当，小郭将近十七岁，林小玲快到十六岁。他们喜欢游荡、嬉戏，到处流浪，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林小玲虽仅十五岁，却象熟透水蜜桃。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必然是——咬就是一包水的货色。

她现在躺在草中，姿态十分迷人。

“小郭，我不喜欢你的眼神……”

“你越是不喜欢，我就越有兴趣。”

“小郭，我相信毛老爹的女儿毛小珠对你有点意思。”

“对我有意思的可多哩！”

“你少吹！毛老爹教你赌术，就可能是一个阴谋。”

“什么阴谋？”

“为他的女儿拉皮条。”

“小玲，‘拉皮条’这句话不可出自一位姑娘之口。”

“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林小玲道：“别小看那个小喇叭，她看来挺不简单呢！你要是常去，说不定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落他们的陷阱中。”

此刻，小郭居然传来了轻微的鼾声。

他的确是这个样子，吃得饱睡得着。

林小玲道：“真是一头小猪哥。”她躺了一会也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暗了，小郭突然大吃一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恶作剧的人不是太可怕了？

原来林小玲上衣被剥下，胸前被画一个大脸。

她那坚挺的双峰上，被画了两个大圆圈，象一副大眼镜。

由于两边有镜腿，中央有两横连起，的确象一副眼镜。

下面画了个鹰勾鼻子，肚脐眼处是嘴巴。

嘴巴下面还画了两撇胡子，眼睛下还有两行泪水。林小玲看清时，她气得跳了起来，骂道：“是哪个混帐王八蛋捉弄我？是哪个绝子绝孙的……”

的确，这怎么可能？

只有一种可能，先使二人中了迷香这类药物，使他们沉睡而不易惊醒，再剥她的上衣画上去。

但也可以证明，这个恶作剧的人只是开玩笑，无意杀人。

如果要杀人，他们有十条命也完了。

“小郭，会不会是你？”

小郭正在打量她身上的画像，所以没有回答。

“八成是你！看个一副出神的样子，你这是干什么？”

她大力推了小郭一下，小郭憬然道：“你说什么？”

“八成是你，你太无聊哩！”

“我？我能剥了你的衣衫画上去，而能使你不知不觉？”

“这……”林小玲为之语塞。

“你感觉身体上有无不适之感？”

“什么不适？”

“比喻说，被人侵犯过的感觉。”

“没有。”

“这就怪了，这似乎纯是恶作剧，并没有太大的恶意。”

林小玲道：“也不能说对我无恶意，要不，为什么不画你的身体？”

“的确。”小郭道：“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把它洗去。”

这温泉在深山之中，由于附近曾有花豹出现，非但百姓不敢来，就算武林中的庸手，夜晓也不敢来此。

这是十分可惜的，因为非但这儿的泉水温度适中，附近的风景也很美。

两人全裸着泡在温泉中。

林小玲道：“小郭，你以前有没有和别的女人来过？”

“没有。”

“我发现你的话未必可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

“你一定是个情场中的老手，不知有多少女人了。”

“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因为……因为你身体上已泄了密。”

“我的身体？”

“哼！要不是你玩过太多的女人曝光次数太多，你那下部怎会那么黑？不信你看看小孩子的，都是白的。”

小郭一怔，低头一看，果然很黑。

在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人长大了以后，那东西全变黑？

“我没有说错吧？要不是玩得太多，怎么会变黑？”